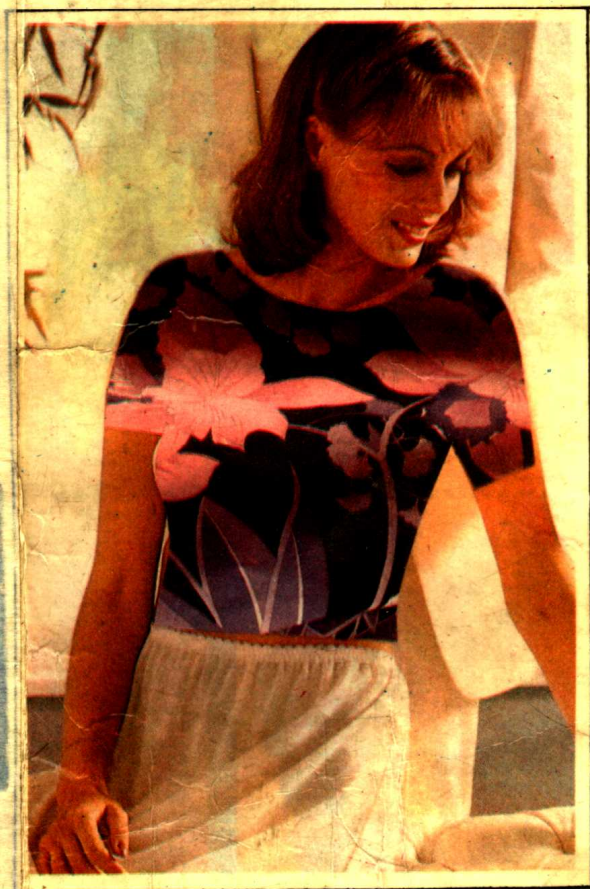


教育系列小说（二）



〔美〕露意莎·奥尔珂德著 郑晓沧译

好妻子



浙江教育出版社

《美》 露意莎·奥尔珂德著

郑晓沧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好妻子

沙孟海题



好 妻 子

〔美〕露意莎·奥尔珂德 著

郑晓沧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225000 印数1—1600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8-0444-9/G·445 定 价：2.90 元

内容简介

《好妻子》是《小妇人》的续篇。

在本书中，《小妇人》书里的四姐妹已是光彩照人的少女。大姐梅格与追慕她的青年柏鲁客结了婚；二姐蜀雯拒绝了爱她多年的劳笠之后，与一位穷教授邂逅相爱；三姐珮丝久病不愈，不幸死去；小妹妹艾米旅居欧洲，与内心痛苦的劳笠相遇……。光阴荏苒，大家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风风雨雨后，各自找了归宿。

作者笔下的人物，感情真挚缠绵，令人感叹。

目 录

第一章	盼 喜		(1)
第二章	佳 期		(19)
第三章	雅 艺		(29)
第四章	卖 文		(45)
第五章	家 事		(57)
第六章	拜 访		(79)
第七章	错 铸		(98)
第八章	游 踪		(115)
第九章	幽 怨		(130)
第十章	旅 情		(148)
第十一章	友 讽		(167)
第十二章	心 创		(187)
第十三章	养 疴		(203)
第十四章	重 逢		(211)
第十五章	冷 淡		(226)
第十六章	疗 懒		(244)
第十七章	永 逝		(265)
第十八章	湖 影		(274)
第十九章	凄 清		(291)
第二十章	意 表		(303)

第二十一章	璧	人	(326)
第二十二章	外	孙	(334)
第二十三章	伞	下	(344)
第二十四章	秋	收	(365)

第一章 盼 喜

美国南部本有出价购买黑人以备役使的陋俗，流弊所及，箠楚鞭撻，几乎不以人类相待。北部志士仁人群起反对，义声所播，宇内景从。林肯被选为总统后，这个解放黑奴问题闹得越发厉害，南方为欲抵制释放黑奴禁令，竟悍然宣布独立，林肯总统无奈，不得不率师讨伐，一时炮火弥天，鼙鼓动地，征调频繁，连年苦战，正是新大陆一幕最有雄风的悲剧呢。

其时美国东北角有一家中落户姓马的，一个已过中年的家长，——一个宅心仁善而又生性慷慨的理想家，——也奋臂而起，赴首都投效，留四位大小姑娘伴同母亲在家守着。他去了足足一年，那一年间是马家最多事的一年，却又是至可纪念的一年。春天，她们认识了邻家天真烂漫的少年劳笠，渐渐儿熟识得很，但到了初冬时节，马先生病在首都，电马太太去省视，她去不多时三姑娘珮丝因为帮着穷人家看护一个病小孩，自己染着了猩红热，病得九死一生，幸而乌云渐渐拨开，又放出大光明来，因为她既渐渐告痊，马先生也在年节相近的时候归来了，并且大姑娘梅格和劳笠的教师柏鲁客先生订了婚，一时殊有春回大地的气象，这原是以前的话，

其详具见小妇人一书中，兹不缕述。

.....

时光走得真快，匆匆地过去了三年，这四位姑娘，小的已经变大，大的当然越发长成了。若有人问大姑娘梅格已未出嫁，我们的回答是：她已在预备嫁衣裳而却犹未嫁。在我们没有去参观梅格的婚礼以前，为明了此中情形起见，我们似宜开始把马家的各个人简单地闲谈一阵子。但有一句话，不可不说在前面，便是：假如上年纪的人以为这故事里太多了些谐谑的情致——我怕他们会这么想，（可是我不怕一班青年的人会持这种反对论调的。）——那末我只能借马夫人的话来作答：“当你家里有了四个生龙般的女孩子，隔壁邻舍又有一个活虎般的青年，这末你更有什么办法呢？”

已消逝的三年，对于这安详的家庭，尚未发生多大的变动。战争已经过去，马先生安然在家，忙着他的书籍和他的小牧区，他的牧众感觉待他不但兼有“天赐的名位”，且更是一个天生的牧师，——一个安静而好学的人，富有聪明睿智，——其价值高出于学问；博爱，——故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一种忠实与虔诚，焕发而成为至高尚的德行，使其益可爱而可敬。

因之，他虽然穷困，虽然以廉洁正直、清高自守而与富贵利达绝缘，但上述诸种善良的性质，却为他吸引着了不少歆慕的人们，自在地象芳草之吸引了游蜂，他也自在地给他们以甘蜜，而在这甘蜜中，虽以50年人世的酸辛，还没有滤入一滴的苦

味。笃实恳挚的青年男子，见到这位苍颜的学者犹能体会他们的心情；有愁思烦虑的妇人们，不知不觉间自会将她们的疑虑与忧思向他陈诉，知必有以得到最深切的同情与最聪明的见解；有愆尤的肯把他们的过失直告这位心地清明的长者，同时受了谴责与拯济；有才智的得到了一位多闻的益友；有志向的瞥见了一些较他们自己的更高尚的志向；便是一班俗客也承认他的信仰是信美且真，只是“不很值得”罢了。

从外面的人看去，这五位奋发有为的女子仿佛是在主持这个家庭，在许多事件上她们确是如此；可是这安静的学者，独坐书城中，依旧是一家之长，是家庭的良知，安顿处与安慰者；因为这几个忙碌殷切的妇人遇有困难总是到他的去处；见得他不愧“夫”与“父”二个神圣的字所含蕴的最高的意义。

几个女子把她们的心情付与她们的母亲去保管，把她们的灵性交给她们的父亲去护持；而对于曾为她们劬劳一世的父与母，则并酬以挚爱，这挚爱与年俱长，而且以最甜美的维系来温婉地团结了她们的家子，这样维系，生前赐福，死后不朽。

马夫人比三年前我们见到她的时候，颇添了些霜鬓，但依旧是那么矫健而欣愉，现在全神贯注在梅格的事情上，所以这些医院和救济院里，——此时便充满了受伤壮丁和兵士们的寡妇——久不见这慈母般善士的前来抚慰，着实感觉得寂寞和不便呢。

乔恩·柏鲁客忠勇地服役了一年，受了伤，被送还了家中，而且未邀允许再回军服役。他没有受到星章或袖章，可是他实在应该得到这些，因为他曾尽其所有，愿为慷慨的牺牲；我们知道，生命和爱情到了茂发的时候，二者均极为宝贵的。既不得已而退役，他就一心疗养，准备立业，俟有储积，然后和梅格成家。虽然劳先生愿出大宗款项借给他做资本，他却辞谢了而甘愿做一管帐员，自己觉得与其借了人家的钱来冒险，还是老老实实去赚点薪水来得安心些，——这是见他见解的超越和独立精神的坚卓，也正是他的本色呢。

梅格在这些时间里，一面工作，一面期待，品性日益温婉，家事的艺术也日益进步，而且比较以前越发美丽；因为爱情原是一大美容者呢。她有她的姑娘般的雄心和种种希望，想到新生活不得不由卑陋起头，也自不免有些失望。莫南德刚娶了珈若兰，于是梅格不能不取他们的华屋高车，许多礼物及修好的陈设等和她自己的一一相对比，私心殊愿她也能有那些居处和服御。但她一想到乔恩对于那预备迎娶她的小小的屋子所曾费过的一切心思和劳作，一时的妒羨和不满，也便悠然而逝。等到他们同坐在暮霭中商量他们种种小计划的时候，这未来的希望便感觉得那么美丽而明亮，竟使她全忘了若兰所享的华奢，而觉得自己是世间最富有最快乐的女子了。

蜀再不回到马叔婆的处所，因为这老年妇人觉得艾美是这么可爱，她竟许了这小姑娘：如艾美愿继

续在她处服务，她愿代她请了一个最好的图画教员教她学画；艾美为了这种权利，即使主人比马叔婆脾气更怪僻几倍，也愿意服侍的呢。因此她上午做她份内应做的工，下午做她自己所喜欢的事，如此做去，也觉十分顺利。同时蜀专心于文艺和珮丝。因为珮丝，虽然那一次热病早成过去，却仍旧还是寡弱。虽不是一个病废，可也从不再是一个玫瑰色的康健的小姑娘，象她以前的模样；却总是怀着希望，愉乐而安详，忙着干她所喜好的种种嘿静的职务，人人的朋友，家庭里的天使，——连最爱她的人也不觉察得到她的潜势力呢。

《鹰扬报》对于蜀所自称为“糟粕”的文字，继续给以每一行字一元的代价，蜀自觉已是一个财主的妇人，并且很勤奋地在编制她的小故事，但同时伟大的计划却也在她忙碌的脑筋和雄迈的心胸里成熟起来，高楼阁中的旧铁炉承接着一堆墨点斑斓的稿子，日渐高积起来，初不料这稿子一朝竟会把马氏的名声飞黄腾达有一鸣惊人之慨呢。

劳笠，勉从了他祖父的意思，孝顺地进了大学，但也只从他自己心之所欲，随随便便一年一年地过去便了。他多才多艺不多钱，兼且他有一种的心肠，常欲解人于困难因而每每自陷于困难。故此没有人不喜爱他，因之他也很有被宠坏的危险，险些儿蹈了不少有希望的青年的覆辙。幸而当他将入歧途的时候，一转念间，每足使他努力回头，好如佩玉在身，百邪莫入，——当他一转念到那好心的老者，现在唯一的希望只在他的成功，那慈母般

的妇人看他好比自己的儿子，最后，但却不是最次要的，那四个天真的女子，他知道她们是在用整个的心喜爱他敬慕他而且相信他。

他虽然是一个“赫赫的青年”，可是他也有好恶情感，原与别人无异，所以他玩耍作乐，变成纨绔子弟模样，交结女子，歌哭无端，或狎水以嬉，或比艺示武，一视大学风气的转变；欺弄低班生，却又自为高班生所欺弄，好说俚俗爽利的语辞，险些儿要受停学或除名的处分已非一次，但这些玩意儿的原因既只不过逞一时的高兴，所以他总能设法有以自救，或坦白认过，或亢爽赎愆，或利用他所极擅长的口才，使人听了自然贴服。而且他好取他所经历的那些险境相矜夸，常在那几个姑娘前生动地描叙他怎样胜过那些盛怒的助教，威严的教授以及战败的敌人，使姑娘们听了，为之心惊魄战。“我的同班的人”已是她们眼里的英雄，他们从不厌倦去听关于“我们这班人”的英武的举动。有时劳笠把她们带到这里来，这些大人物脸上堆着笑容，她们看见此情，仿佛受了一道煦煦阳光的照耀，也不免觉得受宠不浅呢。

艾美特别享受了那种殊荣，她已成了小伙子所拜倒的美人；因为我们这位皇后般的美人，早就觉得并且知道怎样使用她所具有的那种倾国倾城的才质。梅格已专心一志于她所专有的乔恩，更不屑介意于其他任何的男子，珮丝又太羞怯只不过偷看他们一下；但蜀觉得这件事最合她的脾胃，她觉得有种不可抗拒的趋势要去模仿男子汉的神情，语调和

举动，她总觉得这些习俗比为女子所规定的规矩来得自然。他们都十分喜欢蜀，但从没有人对她发生过恋情，可是凡经过艾美的宝座，而能免于作拜倒的想念，并发生可望而不可即的有情的慨叹者，也必是很希罕的了。但一说到有情云云，很自然他会使我们想起那个“鸽子窠”。

.....

这是指点那一座褐色的小屋，便是柏鲁客先生已经预备着以迎接梅格过去的。名是劳笠起的，他说这对于那对温柔的情人是十分相称的，因为“他们在一块时竟像是一对温驯的鸽子，比翼交颈，低低共语。”这是一所小小的屋子，后面有一个小菜圃，前面一方草地，大如一块手帕。在这里梅格意欲置备一座喷泉，栽植一些灌木，并希望有无数美丽的花；不过就现在而论，所见的喷泉只是一个风雨剥蚀的小缸，很像一个破败的垃圾水钵；这灌木林只有几株幼弱的落叶松，生死尚在未卜；即所谓无数的美花者，也只见一排排的栓子，表示出种子的去处罢了。但一入室内，则实在处处令人悦意，这幸福的新娘，从阁楼以至地窖，见得没有一处可以使人不满意的。当然，门弄是很窄的，所以幸而他们没有钢琴，要是有了那决不能抬进去的；膳室很小，六个人坐了已无回旋余地，而厨房的阶梯，仿佛造来专以倾仰者，连碗带碟，以尽入于梯旁煤坑的模样。然而一旦看惯了这些小毛病以后，那末最好也就没有了，因为一切布置陈设，都见有良好见解和审美风趣主宰着，结果便就是很满意的了。

在那小客厅里，固然没有云石为面的桌子，或长的着衣镜或花边式的门帘，但都有几件朴雅的桌椅，不少的书籍，一二张好画片，在窗沿上有一瓶花，而点缀于全房间里的更有许多美丽的礼物，系来自友好者的手中，因它们带来的亲爱的表示，益觉其美好而可贵了。

我不敢相信：劳笠所送的是巴黎女神造像，因为乔恩要在墙上装钉一块木托来置放，要不便会减损了它的优美；或专以代人布置家具为职业的人，能较艾美艺术的心手，制挂那细纱帘帷更具有婀娜的美态；或别人家的储藏室里，纵然也充满着了許多好意，快乐的语辞和深切的希望，亦会能胜于那一间，虽然在表面，蜀和她的母亲只放了少数的箱子和衣包；而我更可负责地断定那簇新的厨房，决不能看来那么紧凑而又清爽，假如黑娜——那个忠诚的老仆——没有把每个碗碟的置放，试验过十遍以上，简直连锅下的柴火都预备好了，立即可以燃点起来，当“柏鲁客太太一踏进门”的时候。我也疑惑世间的少年主妇开始主家政时，能有这么多的扫帚，畚箕和破布袋等，因为珮丝为梅格造了这么多，直够用到银婚，*并且创造了三种不同的擦碗布，专为洗抹新婚时碗碟之用。

凡庸人代做这些事的人，从不觉察得自己所损失的；因为最粗鄙的事，得到亲爱的手去做了，便变成造是优美的品物了。梅格从她的经验里，深切

* 结婚后二十五周年纪念日称银婚。

见到了这个道理，在她的小窠中，从厨房里上下旋转的抹布以至她的客室里那个纸瓶，处处明示出家庭的厚爱和恳到的思虑。

当他们共同在计划时，他们过着多么快乐的时间；当他们入市去购置什物时，他们具有多么严正的精神；怎样奇怪可笑的错误他们也曾经犯过；怎样一片的笑声，为了劳笠做了可笑的交易！论他对于谐谑的酷好！这位青年，虽然快要大学毕业，却还具有一片童心。最近他一种奇怪的念头，是于每星期回家的时候，必是带些新奇有用的巧妙的物事，来送给这位年青的主妇。这一次一包特别的晒衣针；下一次一只了不得的香料磨锉，却在第一次试验时就粉碎了；一种刀拭，只把一切的刀毁了，或者一种扫帚，但把地毯上的绒面抓去得个干干净净，而只把灰尘留下；“立见功”的肥皂一用就将手面的皮带走了；“总有效”的粘胶一点不能粘物，只是粘着了受骗的买主的指头；以及各式各样的锡器，从放铜钱的玩具扑满以至于一种奇异的釜锅，说是借它自己的蒸气可以把碗碟等洗净，但看来就在那时却非爆炸不可呢。

梅格求他停止，总是无效，乔恩笑他，蜀呼他为“颠倒先生”。他似着了一种狂热，只着意在提倡亚美利加巧妙的创造性，并欲见他的朋友能够置备得整整齐齐。因此每星期里总会见到新鲜不经而可笑的物件。

后来件件事都做好了，艾美并照着各房间的颜色，置放着各色的肥皂，以相配，珮丝且已把桌上

的刀叉碟匙等安排好了，预备新人第一次进餐之用。

.....

“你满意了吗？这是不是象一个家庭？你觉得在这里似乎应该是快活的吗？”马夫人问道，当她和她的女儿巡行这新国度的时候，臂搭臂的，因为便在这时，她们依依之情似乎更甚于前了。

“是的，母亲，十分满意，多谢你们大家，而且觉得这么快乐，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梅格答道，说时向她一看，眼色里的表情，已胜过一切语言了。

“假如她能有一二仆人，那就好了，”艾美从客堂里出来说道，——她本在客堂里试摆那古铜的造像是放在那角厨里的好或壁炉架上的好。

“母亲和我已讨论过这件事，我决定照她的办法先去试行。原来事情并不多，既有老娣代我跑街，这里那里帮助我一下，留下给我的工作又不过使我不致太懒怠罢了，也可使我免得太记挂家里，”梅格安详地回答道。

“莫若兰有四个仆人咧，”艾美又开始说道。

“如果梅格也有四个，这房子便不能容受他们，主人和女主人只可在菜地上另搭篷帐。”蜀搀入道，身上裹了一件蓝的大围巾，正在漆光那门上的把手。

“若兰是一个富人的妻子，所以有许多女仆，也可和她家富丽的情形相称。梅格和乔恩现在是经纪起家，不过我觉得那小屋子里的快乐或许未必减于大屋子里的。要使年青姑娘如梅格没一点儿事情

做。终日只是考究衣服，指挥奴仆，或者东长西短谈闲天，——那是一种重大的错误。当我新婚之后，我只望我的新衣服穿破了或扯破了，那末我还可将它们来补缀一下，也可藉此解解闷，因为天天做那种无聊的针线或留心我的手帕，实在令人厌倦极了。”母亲说。

“你为什么不到厨房里去做些杂活，象是若兰告诉我们她为着消遣曾去做过的，虽然她的结果从不会好，因此为仆人们所笑？”梅格说道。

“我也曾去做，走了一晌之后；并非去‘拌杂碎’，只是向黑娜去学习怎样做菜，使我的仆人可以毋庸笑我。在那时不过玩玩；但后来却到了一种日子使我真的感激我尚有能力和意志去为我的几个小姑娘调制有益身体的食物，并且可以恃为己用，当我不能再雇佣仆人的时候。你现在却从另一端起头，梅格，宝贝；但你现在所学习到的，当乔恩境况较为宽裕以后，于你也是有用的，因为一家的主妇，无论家庭怎样阔绰，也应该知道各种事情是怎样做的，如果她要想不受欺的话。”

“是的，母亲，这话正是呢，”梅格说道，一面仔细听着那小小的教训；因为最好的妇女对于那治家的问题，未有不感极深的兴趣而愿谆谆以启迪后进的。过了一晌以后，当她们上了楼，梅格朝向那满藏细纱料的夹厨一望，又说道，“你知道，在我这所小得像囡囡儿屋一般的屋子里，我所最喜欢的一处就在这里了。”

在这里，珮丝是正在把雪一般洁白的细纱平整